

書叢國中代近

刊叢記傳賢先烈先

護長雲風

——傳坡松蔡——



行印社版出國中代近

風雲長護

——蔡松坡傳

魏偉琦著

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風雲長護

——蔡松坡傳

定價：新臺幣六十元整
美金二・〇元

著作者：魏 偉 琦

編輯者：近代中國雜誌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

出版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總經銷：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印刷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業字第壹四一號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

先總統 蔣公有言：「我國歷代志士仁人，每當貞元剝復、存亡絕續之交，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發揚民族精神，恢宏固有道德，從而宏道作人，轉移社會風氣者，史不絕書。」誠然，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毅力來改造社會，轉移風氣，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且良知、毅力愈加激揚奮發，則其所影響、所成就者必愈益磅礴偉大。

民國前十八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先發表宣言，即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光復臺灣澎湖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實

行民主憲政，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以上這些光輝歷史，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鮮血、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但在先烈們的同時，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他們居則砥礪風節，出則動關大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由未免為鄉人」的惕厲！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來鎔裁自己，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

「近代中國社」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生活和思想、學術、操持、云為，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集為一部「先烈先賢傳記叢刊」，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文藝

與教育意義的讀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虔誠的希望忠肝、熱血的革命青年，從這一部叢刊裏，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

秦孝儀 謹序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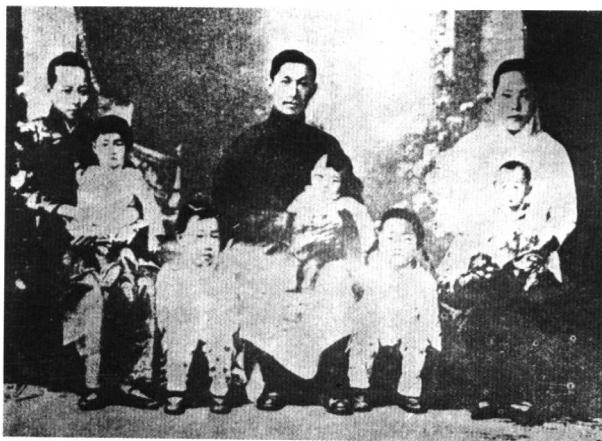
言

三



蔡鍔先生像

蔡松坡先生着戎裝攝影



蔡松坡與家人合影

是寫其精神不因風雨而變易
也蓋國學無間曰何國之有我
立身立性以風雨為師而不知若然者
猶嘗力圖自為身手為失經有學精
神何解不據但保於兩長者若以利身
體果無害也此固成己之良言有鉅異

三納屋清任作國劇所本故再演
端板有聲吹吸國體在能白率考國
由太師釋色納禮軒昨日階葉園
(舊約先知耶穌明日到一室) 路過西門
當引抵納浮屠風陽客居謂至能
游今夕又到一寺甚驚疑稽報伴
城山序立一張其一圓為形卷之
二十三日幸李炳之處而告其相列
市志在蘇王廣平已將來勿呼古仙
難少用於御缺乞權符(劉師之書)
嘉慶五年秋長治十載歲在癸未歲則
有六牛耕不盈之歲) 索可謂之歲不

晚春仲夏，楊季澤在桂林奉辭。李廣生
李平莊酒園，賀第大侃。
兩君因絕臂為國孝節而由衷感
而後始知名為先生者，青史而都未
著其墨。故作一保國文，軍不力
勇，不功勳一翼，望賜頌獎。劉摯
所報，融情體物，浩大其詞，壯目
素藍，軍士之聲，十全其氣，才可自娛
今夕一報，足為後寫者人一戒也。
恭候區圖

風雲長雙

——蔡松坡傳

目錄

序言

圖片

一、楔子	一
二、克難苦學	一〇
三、留日生涯	二二
四、創建軍校	三九
五、治理雲南	五九

- | | |
|-------------|-----|
| 六、軍政大計..... | 七二 |
| 七、陷入牢籠..... | 八五 |
| 八、起義前夕..... | 九八 |
| 九、護國之役..... | 一一二 |
| 十、身後哀榮..... | 一二四 |

風雲長謡

蔡松坡傳

一、楔子

夜幕低垂，月兒已高懸在當空，就要偏西而去了。靜謐的夜，籠罩著一處已熟睡了的村家農舍，大地一片寧靜，安詳得連天籟也似乎沈寂了。

柔和的月光下，簡陋的村屋彷彿披上一層輕紗，顯得朦朧而有幾分足以入畫的詩意。屋內的人，和這幾乎靜止了的大地一樣，都跌入沈沈的夢鄉；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勤奮於農事，使每個人似乎都有著重實纍纍的、豐收的美夢。即使偶爾一兩聲犬吠從遠處傳來，也驚擾不了每一個夢境。

月光輕洩在每一家的屋頂，而後，它的清輝像母親溫柔的手，沿著屋簷，一寸寸向下撫著，整棟房舍，輕輕柔柔地，像是怕驚醒屋內沈睡的人，又像是低吟著催眠曲，把每個人迷

進更燦爛的夢之花園。

屋內全是漆黑一片，益發顯得月光的明亮。

就這樣，月兒撩起柔軟的裙角，低吟淺唱，悄悄地掠過每一幢農舍。當她緩緩移向一間普通農舍後面的小屋時，她的光芒似乎猶豫了一下。那間小屋的窗口，竟意外地閃著一朵小小火花。雖僅是如豆般的火燄，但是整座漆黑的農舍間，却顯得相當耀眼；那昏黃的火光，把月光摒拒於窗外。

順著火花看去，在輕微晃動的火花前，有個小小的人影，他正埋頭在一張由幾塊木板釘成的桌前，桌面平鋪著一本快翻爛了的書。他的頭低垂著，眼睛像是被釘在書本上，或者書本如一塊磁石，緊緊吸住他的目光。不時還可看見他的嘴巴在喃喃地唸著。

那是個十歲左右的男孩，一眼就可看出是純樸篤實的農家小孩。粗壯的骨骼、黧黑的皮膚，充分顯示出他在田間是個勤快的孩子，翻動書本的手指，雖然修長，却結繭累累。但是在深夜的燈火下，他正埋首書中，眉宇間又流露出一股英氣及書卷氣，這是和他同年齡的一般農家小孩所缺乏的。

他專注地看書，身子動也不動，遠遠望去，好像是一尊石膏像。時間不知從月光輕移的

脚步中溜走了多少，人們偶爾發出的鼻鼾聲，也不知訴說了多少好夢，而他就一直這麼坐著；書頁從自己手中被翻了多少頁，他都沒去計算，就這麼拼命地看，好似不願讓時間從自己略為歇一口氣的當兒溜走似地。

月影移動的步伐，他毫無所覺。

窗外間或飄動的微風，使火燄閃動了一下，他也不會向窗外望一眼。

除了書本，一切對他來說都靜止了。

不知什麼時候，在他身後響起一個老邁的脚步聲，他竟然也未覺察到。那個身影在他後頭站了許久，搖搖頭，隨著沈重的嘆息聲在屋內響起。

「唉！孩子！」

不知是第幾聲了，才把男孩的頭從書本間扭開，轉過來。

「噢，爹，是您！這麼晚了，您怎麼還沒睡？」

「既然知道很晚了，你還在這兒幹什麼？」

「爹。」孩子站起來，放輕聲音說：「我，我在看書嘛。」

「看書，看到這麼晚也該够了。」

「我再看一會就去睡嘛，反正我不睏。」

「不睏？別說瞎話了；在田裏做了一天事，怎麼會不累？身體要緊呐，孩子！」

「爹，我知道。我的身體好得很。」

「鐵打的身體也禁不起這樣日裏操勞，夜裏還熬著看書。別以爲爹不知道，我已經注意你好幾天了，每天爹睡了大半夜，起來上茅房，你都還沒睡。」

「爹——」像是秘密被人發現了一般，他不好意思地朝父親一笑。

「去，現在就去睡。把油燈熄了！」

舊式中國家庭中的父親，其權威是無上的；他的話就是命令，沒有孩子敢違抗。

可是，這個孩子却仍企圖使父親改變心意。他走向父親，帶點撒嬌意味地要求道：

「爹，我真的不累，讓我多看一會兒嘛。」

「明兒，一早就要下田，到現在還不歇著去，身體也不是鐵打的，怎麼吃得消？去，去

睡。」

「爹，您就讓我多看一下嘛。我不會誤了明兒的工作的。」

「唉——」爲爹的又是一個深長的嘆息：「孩子，爹也知道你喜歡讀書，很想讀書。只

恨爹沒有能力讓你好好的唸。我們是庄家人，你就認命吧！」

「爹，庄家人就沒有權利唸書嗎？孩兒真的，真的很喜歡唸書嘛。」

「可是，我七歲時，也是您把我送到私塾去唸書的，這會兒又不讓我唸了。」孩子像是

滿腹委屈地說。

「爹只是要你識得幾個字就好，不是讓你這樣沒晝沒夜的讀，反正爹也不巴望你將來做大學問家。」

「可是，您讓我曉得了書本裏的好東西，我現在捨不得放手了呀。」

「唉！爹也是沒有法子，只怪你生錯家庭了。你替爹想想，我們一家人要吃饭要穿衣，處處都要非常節省；你娘每天晚上非得等到天黑得伸手都不見五指時，才肯點燈，早上也都是摸著黑做飯。你知道你一個人看一晚上的書，這燈油够全家人用多少天嗎？」

聽了父親這一番話，他不好再苦苦哀求了。

他年紀雖小，也已經能體諒父親的難處。家人個個對燈油的省儉，父親不說，他也是清楚的。自己當然沒有特權一個人單獨使用整個晚上，爹說得對，自己看一晚書的燈油，的確